

扫描二维码下载“掌上宝鸡”，  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#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



任随平：1980年生，甘肃省作协会员。诗文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读者》等报刊，获第六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，出版散文诗集《点亮乡村》，散文集《丝路乡村——甘肃民间风物》。

烟岚落于山间，是一幅古画，朦朦胧胧，缥缥缈缈，有古气，有雅气，仿若一杯新开的茶，氤氲氤氲，腾挪起伏。而这烟岚若是落在纸页间，这纸页必是香气袅娜，令人爱不释手，翻动册页的纤指也将是烟岚染指馨香。

苏东坡的纸页间有此烟岚，黄庭坚的纸页间有此烟岚，周作人、小林一茶、唐诗宋词晚明小品文的纸页间更是。纸上烟岚，宜于静夜读之，让人心旌摇曳、口齿生香。

晚明的小品文尺牍书信居多，散记为兴之所至，描述过于细腻，有龙井茶香，余味悠长。只是细品让人觉得过于浓醇，有浅浅的涩味。苏东坡的文字于嬉笑间藏着生活的苦味，是一剂苦茶，适合于静夜独享，茶香从文字间溢出来，即便是冬夜，也会多了几分宁谧与馨香。唐诗宋词是安徽黄茶，适合沏在透亮的白盏中，颜色鲜亮，茶汤明丽，轻轻啜饮一口，回甘绵长，让整个身心清爽。又如小林一茶的俳句，在短小的文字间蕴含着生活的味道，清浅，悠长。我喜欢有味道的文字，耐嚼，有余味。周作人的文字便是如此。

古人讲究焚香插画沐浴读书，的确如是，周作人的文字适合睡前读，一番沐浴之后，整个人身心空灵，这时候，沏一杯清茶，置于案桌之上，书就翻开在

平凉

## 纸上烟岚

◎任随平

杯盏前，书香有古旧气，淡雅之际，宽衣而坐，书香与茶香氤氲交融。

最喜周作人文字中的茶香。他说，饮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。瓦屋散发着浓郁的村庄气息，鸟声就在檐边，喝茶的人斜倚在墙角，泥炉的柴火正旺，瓷罐在柴火中滋滋发着声响，清浅的杯盏醒着，茶醒着，仰望的目光醒着，间或有鸟声顺着瓦檐落下来，滴落在杯盏中。这时候，茶香与鸟声就隐逸其中，三指轻拿瓷盏，吸溜一声，醇厚的茶香就从舌根跌落下来，肺腑间，流溢着的便是茶香与鸟声的清流。那一年，与朋友散步水乡在茶亭喝茶，茶是上等龙井，茶缕修长，茶毫毕现，启开茶罐的瞬间就有茶香溢出来。茶女婷婷而立，杯盏是茶汤洗过的，茶女手持瓷壶腾挪翻转，在藤桌边演绎一场别开生面的茶艺。我唯喜这长嘴壶，雅致有旧气，仿若旧时的鼻烟壶，有民国气息。我喜欢三五朋友围坐一起，谈一些生活的长短故事，只是不太喜欢这种喝茶的氛围，喝茶我还是喜欢知堂老人瓦屋纸窗的旧气，庭院中瘦竹摇曳，蔷薇大快朵颐，在这种景致里喝茶，能喝出三分静气、七分茶香。

茶香只喝七分，三分留给空寂和鸟声。“只在乡村间还保留一点古风，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，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，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。”知堂老人不求茶道，唯求茶意，这便是茶道之外更深的境界了。

知堂老人的文字，本身已是浸着茶香了，沁人心脾。

若是阅读知堂老人关于故乡的文字，更能嚼出茶香。

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，只因拘于斯游于斯的关系，朝夕会面，遂成相识，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，虽然不是亲属，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。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，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，这都是我的故乡；现在住在北京，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。”“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。”是的，对于一

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说，能于平日里听雨看花便是最大的慰藉了，花香旖旎，雨声绮丽，端坐雨声深处，捧一部旧书，闲闲地读，该是多么美妙的景致。

尤其是在乡间，顺着南山雨云翻卷，众鸟翔集，瞬息之间山野烟岚弥漫，这时候读几页文字就更是心旷神怡、身心俱佳了。

二

如果仰首，天空是一枚倾斜的银碗，那么，小林一茶的银碗里倾其一生都在落雪。亲情凋谢，亲情养育的时光凋谢，唯一留给小林一茶人生和世界的，是比他的生命更为可贵的俳句——这命运般精短的诗。

精短的俳句，确是其命运的浓缩。三岁丧母。八岁父亲续弦。十五岁只身出走江户。二十五岁发表第一首俳句。三十九岁丧父。五十岁告别江户。五十二岁首婚。长男，次女，三男相继出生并过世。六十二岁二婚。六十四岁三婚。六十五岁逝世，唯一继承其香火的女儿尚在其次妻肚内。面对苦难的命运，小林一茶选择了饱蘸血泪的笔墨，开始书写苦难和泪水。“我死去的母亲——每一次我看到海每一次我……”

省略，可以省略时光，可以省略昨天，但丧母的疼痛是省略不去的，内心滴血的哭泣是省略不去的，这是命运安排在小林一茶身上的一句诗，终生不灭的一道焰火，灼烧并撕裂着他的魂灵。就像他秋风一般细瘦的手脚：

“我的手脚  
细瘦如铁钉——  
啊，秋风”

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不曾经历过寒彻心空的苦痛，即便是秋风，依然有着飞鸟斜归、暮色如画的景致，依然有着驼铃声声、大漠如烟的辽阔与美丽，依然有着手臂相挽、落日熔金的缠绵与诗意，而不只是铁钉般的细瘦，不只是金属的冰冷和微茫，瘦了前程和热望。

“来和我玩吧  
无爹无娘的  
小麻雀”

生命因热爱而瑰丽，生命亦因热爱而凄楚。本就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麻雀，却在与一只躯体比自己更肥胖的大麻雀争斗的过程中，显得那样孱弱无力，那样悲楚与凄厉，这是人类的悲剧，也是一只脱离了自我命运安排的小麻雀，就像命运一次又一次安排在小林一茶身上的一道闪电，裹挟并重建着他的命运走向。“无爹无娘的小麻雀”，小林一茶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的伙伴，他把孤苦和寂寞交给你，把茫然的未知交给你，把余生交给你。

“倘若父亲还在——  
绿野上同看  
黎明的天色”

黎明的天色，是希望，泼洒的金光，与昨夜的路雨有着同等的生命助力，唯一给他生命依靠的父亲，曾经与他一同欣赏过黎明天色的父亲，给过他幼小生命以向往的父亲，也走了。小林一茶的人生里只剩下孤寂和凄凉，就像那些说来就来的秋天，就像秋天里说来就来的暮色，笼罩并荫翳着小林一茶的天空。秋天尚且如此，而冬天呢？

“这是我  
终老埋身之所吗——  
雪五尺”

五尺之雪，七尺男儿，终不能在这个尘世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地，在孤苦奋斗终年之时，却落得“雪五尺”的终老埋身之所，凄苦的生命之地，中年男儿的凄凉之境。

此刻，秋风过境，我独倚南窗，燃一盏灯，悉心品味小林一茶的如露水般短暂的生命文字，仿若江户时代的小林一茶独饮一杯清酒，在热烈的酒香中五味杂陈，生命，人生，孤寂，凄凉，所有的味道杂合成一剂苦药，荡气回肠在小林一茶的肺腑间。

翻卷册页，是生命的一种状态，或释然，或陶然，在渐行渐远的纸声中，十指染香，口齿生津，与书为友，文字若茶，生命因此而馨香，而恒远。

## 玉兰花（外六首）

■ 武丽

我雕刻的月光在我的眉目隐居  
一声木鱼就能敲开一朵玉兰花  
山两边的花期不断地打开安身的窗口

天空把纯净的瓦蓝藏在未名的湖底  
一棵树的影子  
一座天桥的影子  
一泊湖水的影子  
倒挂在天空的天空上  
倒挂着叫不醒的寂静  
也是我挂在屋檐下的从不碎裂的月光

### 一棵树在深夜里行走

一棵树在深夜行走，街道两边  
绿篱正在慢慢变薄，如一张图片  
闪着幽幽的微光

一棵树在深深的夜里，不停地走  
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叶子绕着  
黑夜不停地飞  
一棵树的内心不停地转着圆圈  
做着复式的轮回

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一棵树就开始  
在深深的夜渊中走动  
漆黑的夜色一遍遍把陷入深渊的灵魂  
漆染成浓重的王冠

### 在沙丘上种玫瑰

在起伏不平的沙丘上，把伤痕铺平  
用铁的新光，梳理广袤的谎言  
必须在草根上挖井，用故事填满满眼  
就有水珠从井底一颗一颗地渗出来  
好像云层中的星星，一颗一颗地溜出来  
一枝一段的玫瑰被扦插在绵软的苗床  
像截段的故事被滋养后也能活过来

一场沙漠风暴过后  
带刺的玫瑰，穿心的刺客消失了  
荒芜的、一碰就痛的沙漠  
在漏洞百出的记忆中越来越薄

### 虞美人

虞美人的红是没有声音的  
她用安静的红做成不生锈的灯火  
反复温暖那些活不下去的雨声

虞美人是一个花卉的名字  
她把单生的花冠摇做小舟  
拯救那些在时光刀下逃命的小溪

虞美人在暮色中浅吟低唱  
她用她的红让我记住了  
不只是一朵花，走出了无法企及的深处

### 露珠

那些晶莹剔透的露珠落下来，  
落下来，洗白了山间的小路。  
瓷器一般白净的小路上，  
我的手掌撑不住洁净的露珠。  
她哭湿了自己的胸膛。

### 合欢树

合欢树的欢乐是白天鹅衔来的流水喂养的  
合欢树的眼泪也是白天鹅衔来的流水  
喂养的

一棵合欢树的流水被诱猎也被捣毒  
一棵合欢树看着慢慢暗下来的傍晚  
有一个心愿在长大  
在远城市红绿灯的野外  
扮一个美貌姑娘  
接近月光，在草木深处  
摘下那些白天鹅的叹息

### 茶水里又一次开出了花朵

心静了，光阴陪他坐在窗下  
眼前的茶水微凉，茶杯里有人赶路  
赶路的人看不见，雪在落  
在黛色的眉目里消融

千顷雪花从天空拾级而下  
迈入茶杯，茶色淡了又淡  
纵身跳下雕栏的是茶杯  
薄如蝉翼的骨瓷再次把记忆摔碎  
碎瓷被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 
放在手心，当作露珠一样  
向里面瞭望，看到  
翌年春天冰雪解冻  
茶水里又一次开出了花朵

武丽：西北大学  
大学班学员，陕西省  
作协会员，诗歌  
作品见《诗刊》《诗  
选刊》《诗歌月刊》  
《延河》《朔方》《飞  
天》等，著有《明镜》  
《雪意长城》。

## 终南山下（七章）

◎皇混

### 向上，蜿蜒攀登的山路

——速写《登楼观台炼丹炉景点之路边亭》

炼丹炉，肯定有点热，借口路边亭，歇凉。  
吃不到炼丹炉的丹，肯定成不了仙，于是，半山腰里打回转身。

登不上楼观台炼丹炉景点，那就回到终南山下，脚踏实地。  
楠竹，茅草，搭一处窝棚，栖居着凡尘。炉灶，柴薪，飘三餐炊烟，温饱世俗。

杂木隔断的山道，只是象征意义的谨慎。  
公鸡谦让于母鸡的时候，比人类还友爱。  
当速写收笔，三根线条，还是止不住向上蜿蜒攀登的山路……

### 左右都是虎耳草

——速写《吊篮虎耳草》

我在半山腰坐等登山参道之友，虎耳草，也坐在吊篮里，等候。

不愧是终南山，时空清寂至无。  
只听到叶飘逸的弧线，只看到风抚摸的凉爽。  
这并非诗意寻找的通感，而是我的身心，已隐约于终南山。

我仿佛就是那一根挑担虎耳草的枯树干，虽然挣不脱铁丝的捆绑，也许，能熬过岁月金黄的锈斑。  
就这么，天平一样，不偏不倚地掂量着。  
左边是虎耳草，右边还是虎耳草。

### 在涌泉里，遇见我

——速写《殿镇田峪河口一泓清澈的泉》

在陕西，在黄土高原，只听过四季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，都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歌。

在殿镇，遇见田峪河口，流淌了我的感觉；在田峪河口，遇见杨树，茂盛了我的视觉；在杨树下，遇见涌泉，清澈了我的听觉。  
在涌泉里，遇见我，滋润了我的生活。

遇见，是一首歌，唱醒黄河——少拐一个弯，就少一点浑黄；多栽一棵树，就多一点嫩绿。

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，只想风儿，在坡上歇一歇脚，在泉水里润一润喉，留下一首祖祖辈辈唱也唱不完的歌。

### 喜鹊，飞来不愿老去的回忆

——速写《周至殿镇田峪河口菜土》

菜土里，栽的是什么？  
问周至，问殿镇，问田峪河口。

菜土里，栽的是我的无知。  
书本上的农业基础知识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就枯萎了，何况，枯萎的还有实实在在我。  
有有机肥、无机肥，都无法肥沃我了，我的根，依附在钢筋混凝土，再也青春不了生命。  
只有用一次性文具笔，在终南山边边上，速写无为的悠闲。

忽然，月光叽咕喳喳，一只喜鹊，

飞来几声不愿老去的回忆。

### 野一点生活

——速写《殿紫头门楼进去一千步就是乡村“别野”》

走进殿镇村头门楼，进去一千步就是我的乡村别墅。  
别墅戏称“别野”，并不算特别的野，少了土壤，便种不活无根树，当然，也养不活花草草的命。

从门楼口望去，有点空落，并不因为取景太浅，也并不因为艺术的省略。  
唯恐，披着老庄哲学的皮毛，名不副实。

然而，走进一千步，真的是我栖居的乡村，有村头一样的树，有门楼边一样的盆栽。  
我喜欢野，我却不曾野生在这里。  
我喜欢野，我只能在这里野一点生活。

### 不借大树参天，只隐叶丛俯首

——速写《古楼观老子像》

老子不老，八十年后才出生，一百六十岁后才隐世。  
那一头青牛，唯有倒骑，才能认出来生世的路。  
不与人争，终南山传道。  
虚心实腹，《道德经》传世。

无为而治，不言之教——



MING JIA

责任编辑：周勇军 美编：张晓晔 校对：李斌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g@163.com

三秦诗坛

